

南史

卷四十三
之四十七

涵芬樓
影印

南史

卷之八

卷之八

南史卷四十三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三十三

齊高帝諸子下

臨川獻王映字宣光高帝第三子也少而警悟美言笑
善容止仕宋位給事黃門侍郎南兖州刺史留心吏事
自下莫不肅然令行禁止高帝踐阼爲雍州刺史加都
督封臨川王嘗致錢還都買物有獻計者於江陵買貨
至都還換可得微有所增映笑曰我是賈客邪乃復求
利改授都督揚州刺史莅事聰敏府州曹局皆重足以

奉禁令自宋彭城王義康以後未之有也永明元年爲
侍中驃騎將軍五年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七年薨映
善騎射解聲律工左右書左右射應接賓客風韻韶靡
及薨朝野莫不惋惜贈司空九子皆封侯長子子晉永
元初爲侍中入梁爲高平太守第二子子游州陵侯爲
黃門侍郎謀反兄弟並伏誅

長沙威王晃字宣明高帝第四子也少有武力爲高帝
所愛昇明二年代兄映爲淮南宣城二郡太守晃便弓
馬初沈攸之事起晃多從武容赫奕都街時人爲之語
曰煥煥蕭四繖其年遷西中郎將豫州刺史監三州諸

軍事高帝踐阼晃每陳政事輒爲典籤所裁晃殺之上
大怒手詔賜杖遷南徐州刺史加都督武帝爲皇太子
拜武進陵於曲阿後湖鬪隊使晃御馬軍上聞之又不
悅臨崩以晃屬武帝處以輦轂近蕃勿令遠出永明元
年以晃爲都督南徐州刺史入爲中書監時禁諸王蓄
仗在都下者唯置捉刀左右四十人晃愛武飾罷徐州
還私載數百人仗還都爲禁司所覺投之江中帝聞之
大怒將糾以法豫章王嶷稽首流涕曰晃罪誠不足宥
陛下當憶先朝念白象白象晃小字也上亦垂泣高帝
大漸時戒武帝曰宋氏若骨肉不相圖佗族豈得乘其

南齊書卷四十三 列傳
二
弊汝深戒之故武帝終無異意然晃亦不見親寵當時
論者以武帝優於魏文減於漢明後拜車騎將軍侍中
薨贈開府儀同三司武帝常幸鍾山晃從駕以馬稍刺
道邊枯蘖上令左右數人引之銀纏皆卷聚而稍不出
乃令晃復馳馬拔之應手便去每遠州獻駿馬上輒令
晃於華林中調試之高帝常曰此我家任城也武帝緣
此意故諡曰威

武陵昭王暉字宣昭高帝第五子也母羅氏從高帝在
淮陰以罪誅暉年四歲思慕不異成人每慟吐血高帝
敕武帝曰三昧至性如此恐不濟汝可與共住每抑割

之三昧畢小字也故畢見愛高帝雖爲方伯而居處甚
貧諸子學書無紙筆畢常以指畫空中及畫掌學字遂
工篆法少時又無棊局乃破荻爲片縱橫以爲棊局指
點行勢遂至名品性剛穎雋出與諸王共作短句詩學
謝靈運體以呈高帝帝報曰見汝二十字諸兒作中最
爲優者但康樂放蕩作體不辯有首尾安仁士衡深可
宗尚顏延之抑其次也建元二年爲會稽太守加都督
上遣儒士劉瓛往郡爲畢講五經武帝卽位歷中書令
祠部尚書巫覡或言畢有非常之相以此自負武帝聞
之故無寵未嘗處方岳於御坐曲宴醉伏地貂抄肉枰

帝笑曰汙貂對曰陛下愛其羽毛而疎其骨肉帝不悅
性輕財重義有古人風罷會稽還都齋中錢不滿萬俸
祿所入皆與參佐賓僚共之常曰兄作天子何畏弟無
錢居止附身所須而已名後堂山爲首陽蓋怨貧薄也
嘗於武帝前與竟陵王子良圍碁子良大北及退豫章
文獻王謂羣曰汝與司徒手談故當小相推讓答曰羣
立身以來未嘗一口妄語執心疎婢偏不知悔好文章
射爲當時獨絕琅邪王瞻亦稱善射而不及羣也武帝
幸豫章王嶷東田宴諸長王獨不召羣嶷曰風景殊美
今日甚憶武陵上仍呼使射屢發命中顧四坐曰手何

如上神色甚怪疑曰阿五常日不爾今可謂仰藉天威
帝意乃釋後於華林射賭凡六箭五破一皮賜錢五萬
文又上舉酒勸羣曰陛下常不以此處許臣上回面不
答豫章王於邸起土山列種桐竹號爲桐山武帝幸之
置酒爲樂顧臨川王映王邸亦有嘉名否映曰臣好栖
靜因以爲稱又問羣羣曰臣山卑不曾栖靈昭景唯有
薇蕨直號首陽山帝曰此直勞者之歌也久之出爲江
州刺史上以羣方出鎮求其宅給諸皇子遣舍人喻旨
羣曰先帝賜臣此宅使臣歌哭有所陛下欲以州易宅
臣請不以宅易州帝恨之至鎮百餘日典籤趙渥之啓

畢得失徵還爲左戶尚書遷太常卿累不得志冬節問訊諸王皆出畢獨後來上已還便殿聞畢至引見問之畢稱牛羸不能取路上敕車府給副御牛一頭敕主客自今諸王來不隨例者不復爲通公事還過竟陵王子良宅冬月道逢乞人脫襦與之子良見畢衣單進襦於畢畢曰我與向人亦復何異尚書令王儉詣畢畢留儉設食盤中菰菜鯉魚而已儉重其率真爲飽食盡歡而去尋爲丹陽尹始不復置行事自得親政轉侍中護軍將軍給油絡車又給扶二人武帝臨崩遺詔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行在殯竟陵王子良在殿內太孫未

至衆論喧疑羣衆中言曰若立長則應在我立嫡則應立太孫及鬱林立甚見馮賴隆昌元年薨贈司空班劔二十人

安成恭王暲字宣曜高帝第六子也性清和多疾歷位南中郎將江州刺史侍中領步兵校尉中書令永明元年爲散騎常侍祕書監領石頭戍事及夏薨

鄱陽王鏘字宣韶高帝第七子也建元末武帝卽位爲雍州刺史加都督武帝服除鏘方還始入覲拜便流涕武帝愕然問其故鏘收淚曰臣違奉彌年今奉顏色聖顏損瘦所以泣耳武帝歎曰我復是有此一弟累遷丹

陽尹永明十年爲領軍將軍鏘和悌美令性謙慎好文
章有寵於武帝領軍之授齊室諸王所未爲鏘在官理
事無擁當時稱之車駕游幸常甲仗衛從恩待次豫章
王嶷其年給油絡車隆昌元年轉尚書左僕射遷侍中
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兵置佐鏘雍容得物情爲
鬱林依信鬱林心疑明帝諸王問訊獨留鏘謂曰聞鬱
於法身何如鏘曰臣鸞於宗戚最長且受寄先帝臣等
年皆尚少朝廷之幹唯鸞一人願陛下無以爲慮鬱林
退謂徐龍駒曰我欲與公共計取鸞公旣不同我不能
獨辦且復小聽及鬱林廢鏘竟不知延興元年進位司

徒侍中如故明帝鎮東府權威稍異鏘每往明帝屣履
至車迎鏘語及家國言淚俱下鏘以此推信之而宮臺
內皆屬意於鏘勸令入宮發兵輔政制局監謝粲說鏘
及隨王子隆曰殿下但乘油壁車入宮出天子置朝堂
二王夾輔號令粲等閉城門上仗誰敢不同宣城公政
當投井求活豈有一步動哉東城人政共縛送耳子隆
欲定計鏘以上臺兵力旣悉度東府且慮難捷意甚猶
豫馬隊主劉巨武帝時舊人詣鏘請問叩頭勸鏘立事
鏘命駕將入復回還內與母陸太妃別日暮不成行典
籤知謀告之數日明帝遣二千人圍鏘宅害鏘謝粲等

南陽縣志卷之三 列傳
皆見殺凡諸王被害皆以夜遣兵圍宅或斧斫關排牆
叫噪而入家財皆見封籍焉

桂陽王鑠字宣朗高帝第八子也永明七年爲中書令
加散騎常侍時鄱陽王鏘好文章鑠好名理人稱爲鄱
桂鑠清羸有冷疾常枕臥武帝臨視賜牀帳衾褥性理
偏詖遇其賞典則詩酒連日情有所廢則兄弟不通隆
昌元年加前將軍給油絡車并給扶二人鄱陽王見害
鑠遷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不自安至東府見明帝
及出處分存亡之計謂侍讀山陰王王流涕王流
涕嗚咽而鄱陽隨郡見誅今日見王王又流涕而有愧

色其在吾邪其夜三更中兵至見害

始興簡王鑑字宣徹高帝第十子也性聰警年八歲喪所生母號慕過人數日中便至骨立豫章文獻王聞之撫其首嗚咽謂高帝曰此兒操行異人恐其不濟高帝亦悲不自勝初封廣興郡王袁象時爲祕書丞早有令譽高帝盛重鑑乃以象爲友後改封始興自晉以來益州刺史皆以良將爲之宋泰始中益州市橋忽生小洲道士邵碩見之曰當有貴王臨州劉亮爲刺史齋前石榴樹陵冬生華亮以問碩碩曰此謂狂華宋諸劉滅亡之象後二年君當終後九載宋當滅滅後有王勝熹來

作此州冀爾時蜀土平碩始康人元徽二年忽告人云
吾命終因臥而死後人見碩在荊州上明以一隻故履
縛左脚而行甚疾遂不知所之永明二年武帝不復用
諸將爲益州始以鑑爲益州刺史督益寧二州軍事加
鼓吹一部勝憲反語爲始興碩言於此乃驗先是劫帥
韓武方常聚黨千餘人斷流爲暴郡縣不能禁行旅斷
絕鑑行至上明武方乃出降長史虞棕等咸請殺之鑑
曰武方爲暴積年所在不能制今降而被殺失信且無
以勸善於是啓臺果被宥自是巴西蠻夷凶惡皆望風
降附行次新城道路籍籍云陳顯達大選士馬不肯就

徵巴西太守陰智伯亦以爲然乃停新城十許日遣典
籤張曇皙往觀形勢俄而顯達遣使人郭安明朱公恩
奉書貢遺咸勸鑑執之鑑曰顯達立節本朝必自無此
曇皙還若有同異執安明等未晚居二日曇皙還說顯
達遣家累已出城日夕望殿下至於是乃前時年十四
好學善屬文不重華飾器服清素有高士風與記室參
軍蔡仲熊登張儀樓商略先言往行及蜀土人物鑑言
辭和辯仲熊應對無滯當時以爲盛事州城北門常閉
不開鑑問其故於虞棕棕答曰蜀中多夷暴有時抄掠
至城下故相承閉之鑑曰古人云善閉無關鍵且在德